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07

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 《陌生人》的幻灭书写

赵文兰

(聊城大学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内涵和创作风格方面有着诸多相似性,《死者》与《陌生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两个短篇书写了主人公对爱情、婚姻、人生以及自我话语权威的多重幻灭,通过描绘其从幻想到幻灭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其精神上的死亡和孤独感,暗示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状态,折射出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其小说创作中,两位作家均借助多元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如顿悟或启示、自由式话语以及象征手法等,巧妙地呈现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表现出作品普遍的幻灭主题,从而使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统一,也使我们从中领会到了这两位现代文学核心人物深厚的创作功力。

关键词:幻灭;《死者》;《陌生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045-07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因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和探索以及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死者》(*The Dead*)和《陌生人》(*The Stranger*)便是最能代表两位作者艺术风格的两篇作品。从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层面,探究两位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选择对小说幻灭主题的揭示所起的作用,可使我们洞窥两位作家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以及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的相似之处。

一 幻灭的主题内涵

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艺术表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改变,传统社会机制开始解体,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新旧交替

的社会格局修正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异化度增大,精神困境加剧,而一战的爆发更使人们身心俱创,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幻灭感以及对前途和命运的悲观感^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现代主义文学顺势而生。现代主义文学反映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异化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表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失败过程,呈现人物的绝望感和孤独感,揭示其复杂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在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中,对人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的审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就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无法回避的命题^②。

这在乔伊斯和曼氏的作品中也得以体现。乔伊斯表现的是都柏林的“瘫痪”状态^③以及都柏林人的精神空白,曼氏描写的则是一种绝望感、一种事物注定走向灭亡的感觉^④。如帕特里克·D·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YJA752028)

作者简介:赵文兰(1974—),女,山东冠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和叙事学研究。

①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②李胜清:《文学消费主义与现代性生活范式》,《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③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④Katherine Mansfield.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a Selection*. C. K. Stead, e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2, p. 97.

莫罗指出,乔伊斯和曼氏的小说艺术存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作品中的“孤独和疏离主题”^①。的确,他们的小说重在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际的隔阂与疏离、孤独与幻灭、悲观与虚无,展现他们的精神性死亡,反映其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作为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死者》和《陌生人》均聚焦中产阶级的家庭,书写了主人公对爱情和婚姻追求的失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幻灭感和精神上的死亡,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西方社会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在其作品中,乔伊斯和曼氏通过描写两性之间的隔阂与疏离,描绘他们从对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幻想到最终幻想破灭的心路历程,凸显出其对婚姻和爱情的美化与因现实生活的残酷产生的痛苦感之间的冲突,即幻想和现实的冲撞,以表达一种对爱情、婚姻、人生以及自我话语权威的幻灭,展现他们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对资本主义现代婚姻进行批判并对异化的人际关系进行揭露,从而使幻灭主题得以凸显和扩展,而作家的人生观也得以流露。

《死者》讲述了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丽塔去姨妈家参加圣诞晚会的事,主要采用加布里埃尔的限制视角进行叙事。整个晚上,加布里埃尔情绪跌宕起伏,但充斥他心头的是他对妻子那种强烈的渴望和对自己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感,“他为她属于他而幸福”。晚会结束时,有位客人唱了首叫《奥芙里姆的少女》的民歌,这勾起了格丽塔对往事的回忆,原来她年轻时有位恋人经常给她唱这首歌,但不幸的是他去世了,而且是为了她。回到旅馆,情绪低落的格丽塔把自己这段早年的感情经历向丈夫和盘托出,这使得加布里埃尔的幸福感和满腔热情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感以及自我的迷失。作品中的加布里埃尔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形象。身为大学教授的他整个晚上担心着自己演讲的成败,怕听众理解不了,因为“这些人的文化程度跟他不一样”。而对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他也是充满着乐观态度。他认为尽管这些年的生活有些沉闷,但孩子、家务和他的写作并没有完全泯灭他们内心深处的柔情。只不过,圣诞之夜自己的妻子竟然怀念着旧情人的事实却证明了他的臆想的天

真,导致了他的幻灭,使他意识到两人之间的隔阂与疏离。再者,在妻子心目中,他这个生者、大学教授,竟抵不上一个死者、煤气厂的工人,这无疑是对其自我人格的极大羞辱。而妻子在感情上的背叛,则是对其男性话语权威的极大挑战,促成了其自我主体性的消解。心灵的重创使加布里埃尔经历了精神上的死亡,对人生产生了幻灭,他感到自己消失在了这个灰色世界里,整个世界也逐渐消亡。由此,加布里埃尔的个人心理问题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成了所有都柏林人的悲剧,进一步暗示了“现实世界所有男性的困境”^②。

《陌生人》讲述了商人约翰·哈蒙德去码头迎接他阔别十个月去欧洲探望大女儿即将归来的妻子珍妮的事,主要采用了哈蒙德的限制视角进行叙事。该小说描绘了男主人公精神上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展示了现代婚姻中人们的情感危机和关系的淡漠。尽管结婚多年,哈蒙德依然对妻子充满激情。在旅馆,当他深情地揽她入怀时,遭遇的却是对方的冷漠。随后他被告知一个男人刚刚在船上死去,这使哈蒙德产生了很不好的感觉,好像“遇到一个葬礼一样”。得知那个人竟然是在珍妮怀里去世时,他觉得这简直是他自己的葬礼。他的精神霎时崩溃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从而经历了一种隐喻性的死亡。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男主人公的幻灭则暗示了对其男性话语权威的消解,从而“迎合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挑战二元对立的父权规则的构想”^③。小说中的哈蒙德是典型的父权制的拥护者,他对妻子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以此确保其自我的重要性。“一切都宽恕”这句话表明他对妻子离开他到欧洲看望女儿之举的抱怨,同时也暗示着他的欣慰,因为她的回归又可以使他行使上帝般的权利了。船靠岸了,当妻子提出要向其他人告别时,“他的脸沉下来了”,后来“让了步”。这无疑暗示着哈蒙德的男性权威以及妻子的他者地位。当看到她的行李上“约翰·哈蒙德太太”的标签——这一她隶属于他的传统性别角色的标志时,他“满意地长吁一口气”并感到“危险过去了”。而他那种“想把珍妮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以使其不能逃脱”的想法,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对妻子的控制欲及其男性话语权威。故结尾处自己的妻子

①Patrick D. Morrow. *Katherine Mansfield's Fiction*.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P, 1993, pp. 140-141.

②Marvin Magalaner. *The Fiction of Katherine Mansfield*.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71, p. 100.

③Angela Smith.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Virginia Woolf: A Public of Two*. Oxford: Oxford UP, 2007, p. 228.

搂着别的男人这一真相的揭示,无疑极大地打击了哈蒙德,放逐了其自我主体性。借此,作家对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建构起一种女性的话语权威。另外,尽管结尾处仅涉及哈蒙德对自己困境的顿悟,然而它却暗示了一种更为宽泛的阐释:小说所揭示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具有普遍性,它不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整个人类境遇,是笼罩在所有死者和生者之上的^①。

二 幻灭的结构呈现

现代小说以感觉和环境真实为目标,以对现在的观察而不是对过去的研究为依靠,它的终极形式是生活的片段,其结尾常常是一个突然而任意的中止。开放式结尾是平平淡淡地滑过,似结束又不像结束,表明意向,拒绝进行解释和判断,给读者一种“生活正迈向不可测的未来的想象感受”^②。这一点在乔伊斯与曼氏的小说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为了表现人物的情感和精神危机,揭示人生的真谛,两位作家都注重了情节的淡化和心理真实的呈现。他们的小说没有严格的结尾,或者说结尾是开放式的。小说结尾处他们往往采用“顿悟”的技巧来反映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让主人公经历瞬间的心领神会或者幻灭,从而对自我和人生获得全新的认知和启示。对此,西方学界均给出了相关评论。如西尔维娅·伯克曼认为,乔伊斯小说中的“顿悟”这一概念和契诃夫、曼氏小说中的“瞬间启示”有着重要的关联^③。克莱尔·汉森和安德鲁·格尔同样指出,在其无情节小说中,曼氏尤为注重“重要瞬间”的显现、一种“洞见”,相当于乔伊斯笔下的“顿悟”,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瞬间领悟^④。格里·金伯也认为,“顿悟”对于曼氏和乔伊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技巧^⑤。的确,在《死者》和《陌生人》中,两位作家通过对“顿悟”或“瞬间启示”的运用,均巧妙地揭示出作品的幻灭主题。

乔伊斯短篇中的“顿悟”并非出乎意料的感悟,在获得它之前,主人公往往会经历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过程,并且它通常发生在主人公心理变化

的关键时刻,代表了小说的高潮和结尾^⑥,由此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顿悟即是对爱情、婚姻和幸福的幻灭感,对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之冷漠和隔阂的感悟,而他的顿悟的到来也是经历了几个准备阶段才渐以实现。在旅馆,当格丽塔告诉加布里埃尔她在想以前经常唱《奥芙里姆的少女》那首歌的人时,他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心中升起一股怒气,他对她在思想上没有与他产生共鸣而不满、并对自己的一厢情愿深感扫兴。而接下来妻子对那个年轻人的赞美使他更加气恼,然而自尊心使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是冷冷地、颇带讥讽意味地和她对话,因为他不想让她觉察出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对一个男孩感兴趣。但当他被淡然地告知那个男孩已经死了,并且在一家煤气厂工作时,他的自信遭受了猛地一击,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讥讽落了空,他没想到妻子竟然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此不看重,而他竟然是在自作多情!但他极力用冷漠的声音与妻子继续谈着那个年轻人。当格丽塔告诉他,她和那个年轻人关系非常亲密时,加布里埃尔心里绝望了,但他依然不肯相信妻子曾经有个旧情人这个事实,继续徒劳地维护着仅存的一点自尊,悲伤地问起那个人的死因,听到的却是妻子平静而大方地承认:“我想他是为我而死的。”此时,加布里埃尔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他感到一种朦胧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顿悟,意识到,一直以来他这个丈夫在她的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苍白无力,他在她心中的地位竟然不及一个死者,他有一种虽生犹死的感觉,俨然成了一个“活死人”。熟睡中的妻子在他眼中显得如此陌生、如此疏远,“好像他和她从未像夫妻一样一起生活过似的”。在此,加布里埃尔领会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并经历了精神上的死亡,而他的这种困境和危机在小说结尾处被加以扩展,成为爱尔兰所有人乃至西方现代人的困境和危机。

曼氏短篇的结尾,往往把主人公置于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伴随着从幻想到现实的进展,

① Marvin Magalaner. *The Fiction of Katherine Mansfield*.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71, pp. 99-100.

②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③ Sylvia Berkman. *Katherine Mansfield: A Critical Study*. New Haven: Yale UP, 1951, P. 159.

④ Clare Hanson and Andrew Gurr. *Katherine Mansfield*.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18.

⑤ Gerri Kimber.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Houndmills: Macmillan, 2015, p. 22.

⑥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主人公的美好幻想和憧憬遭遇残酷现实的冲击而幻灭,从而对自我以及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启示。《陌生人》的结尾同样以男主人公的顿悟和幻灭而告终,从而使婚姻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危机和关系的疏离这一主题得以揭示。如前所述,哈蒙德深爱妻子,对他们的感情和婚姻充满美好的幻想。然而相反,珍妮对他却是异常冷漠,她的吻看起来也像是“在合同上签了字”。而实际上珍妮却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女人,这从旅程结束全头等舱的旅客都要和她告别这件事体现出来。她对孩子们充满爱心,对陌生人满怀柔情,对丈夫却是冷漠以对,这说明她对哈蒙德已不再有感情。所以当珍妮告诉他在船上一个陌生男子在她怀里去世的消息时,可怜的哈蒙德遭受了致命打击,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的内心独白显示这些年珍妮从未把他抱在怀里,然而她却抱了一个陌生的、垂死的男人,妻子的做法让他无法忍受,他的心彻底凉了。感觉到丈夫情绪的变换,珍妮假装若无其事地问道:“这没让你感到难过吧?这没破坏我们这个晚上、我们单独相聚的晚上吧?”^①小说结尾处,读者能感受到哈蒙德获得的顿悟、对他和妻子之间真实婚姻状况的顿悟:“他们永远不会单独相聚在一起了。”长期以来哈蒙德丝毫未觉察到他们之间隔阂的存在,而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妻子会像他爱她那样爱自己,然而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才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孤独的,她从来不曾真正爱过他,他也从来不曾真正拥有她。他们的婚姻是个悲剧,是个失败之举。此处的顿悟,使哈蒙德不仅对婚姻产生了幻灭感,而且意识到了人生的悲观和虚无及其自我话语权威的虚幻。

三 幻灭的话语呈现

韦勒克和沃伦曾说过,小说的长处在于它能描写心理生活,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小说自身一贯的客观性^②。作为杰出的现代小说家,乔伊斯和曼氏均注重对人物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客观表现。为此,在叙事话语上,他们往往采用自由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或内心独白等现代性的人物话语模式,真实、客观地呈现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达到强化主题的目的。自由间接话语是

现代小说最常用的一种人物话语表达方式,通常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在人称和时态上与间接引语一致,去除了引述句,人物的话语被叙事者加工后转述,能体现人物的主体意识。自由间接话语处于人物主体和叙事者的共同控制之中,是这两种声音的混合,成为“再现人物意识流动的所谓间接内心独白的便利工具”^③。自由直接话语或内心独白是一种无媒介的言语再现或言词化思想记录,是对人物沉默的自我言说的直接模仿,其特征包括用第一人称、现在时定位、去除引号、语言由人物发出、其预设的受众是思想者本人^④。内心独白抹去了叙事者存在的痕迹,直接把读者引到人物的内心生活中,给人物直接而真实袒露内心隐秘的机会,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和潜意识心理。在《死者》和《陌生人》中,两位作家借助于自由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使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和内心隐秘世界得以客观呈现,从而揭示出小说的幻灭主题。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整晚内心对妻子都充满着强烈的感情,他因她而骄傲和幸福。然而回到旅馆后,她的表情却极其严肃和疲惫,这使他不免有些失望。接下来的一段话生动地展现了他此时的内心感受:“(1)这时他因气恼而发抖。(2)她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心不在焉?(3)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4)她也为什么事而气恼吗?(5)要是她能主动转向他或者走向他就好了!……(6)不,他必须先在她眼里看到同样的激情。(7)他渴望能驾驭她奇怪的情绪。”^⑤这段引文中,句(1)和(3)有明显的叙述者的干预,叙述者对加布里埃尔的感触作了概述属于言语行为叙述体。其余几句则为自由间接话语,叙述者对加布里埃尔内心感受的转述,巧妙地展示了他既渴望和妻子亲热,又顾及面子、极力压抑着内心激情的那种矛盾心理和他颇具男权思想的性格,同时也流露出他对妻子的古怪行为所产生的疑惑,暗示了他们夫妻关系的隔阂和情感危机,为下文真相的揭示和男主人公的失落感以及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埋下了伏笔。

格罗塔讲完她和已故恋人的故事后,哭着睡着了。接下来叙事者通过系列的自由间接话语转

①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33.

②(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220页。

③(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207页。

④(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69页。

⑤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p. 234. 引文中的序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述了加布里埃尔得知真相后的意识流动：“原来她的生活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浪漫的故事：一个男人为了她而死去。现在想想他这个做丈夫的在她的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几乎感觉不到痛苦了。他看着熟睡的她，好像他和她从未来像夫妻一样一起生活过似的。”^①格丽塔的这段恋爱经历，带给加布里埃尔的是一种酸痛的感觉，他嫉妒的是有个男人竟然那般爱着自己的妻子，痛苦的是妻子的这段经历自己竟然毫不知晓，多年来她心里一直想着旧情人而与他同床共枕，他却怀着美好的幻想为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幸福和自豪。残酷的现实使他绝望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幻想破灭了，他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可悲，她在他眼里变得陌生而遥远，他们的婚姻关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他们之间剩下的只是隔阂了。这里自由间接话语的运用，生动呈现了男主人公的孤独感和幻灭感，解构了其男性话语权威。

《陌生人》中，曼氏通过运用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以及其他话语表达方式，逼真再现了哈蒙德的内心世界，暗示出小说的幻灭主题。哈蒙德和珍妮到了旅馆，自由间接话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的综合运用表现出哈蒙德此时的内心感受：“（1）他似乎觉得她的嘴唇接触到他的之前稍微停顿了一下，但是已长到足以折磨他了。她就像平常那样坚决地，轻轻地吻他的嘴唇。仿佛这个吻——他怎能描述它呢？——证实了他们正在谈论的事情，在合同上签了字。（2）但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这根本不是他所渴望的。（3）他突然觉得疲惫不堪。”^②这段引文中，句（1）是言语行为叙述体。对哈蒙德来说，妻子的吻简直就是例行公事，像“在合同上签了字”，有点不情愿。这种感觉恰好印证了他心中始终不愿承认的猜测：她对他的感情不及他对她那样深，她的心不能完全属于他。句（2）中叙述者再次以自由间接话语转述了哈蒙德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所产生的内心渴求。他希望珍妮能对自己付出真情，而不是以一副冷冰冰的模样面对他，她的表现使他非常失望，他担心自己父权地位的动摇，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有问题了。句（3）又是叙述者的评论，总结了哈

蒙德对其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不堪重负的反应。

故事结尾处，曼氏综合运用了自由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使男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和幻灭感得到充分展现。珍妮把在船上一个陌生男人在她怀里死去这件事告诉丈夫之后，叙述者这样转述了哈蒙德的思想活动：“啊，上帝，她在说什么呀！她在对他做些什么呀！这会杀了他！”^③一连串的自由直接话语逼真展现了哈蒙德听到这个噩耗之后的震惊、伤心和绝望。自己的妻子竟然搂着一个陌生男子！满怀激动等待妻子归来的哈蒙德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的事实，他觉得她彻底背叛了自己，他无法承受，他对美满婚姻的幻想破灭了，从而经历了精神上的死亡。随即，叙述者又通过系列自由间接话语转述了哈蒙德面对残酷的现实绝望、痛苦的心情：“不，他不能想这些，想这些他会疯掉的。不，他不愿意面对。他无法容忍。这太过分了，他无法忍受。”^④此处，前三句话出现了两个否定副词 No，流露出哈蒙德不愿意正视他遭到了背叛、话语权威受到挑战这一事实的心态，对于自己深爱的妻子竟会把拒绝给予他的关怀给予了一个陌生人这一点他无法理解。而后两句中出现了语义的重复：“他无法忍受”，凸显了哈蒙德内心的伤害，暗示了今后他对她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充满深厚的感情，他们两人注定要成为陌生了，他们婚姻的隔阂也将成为必然。

四 幻灭的象征呈现

象征是现代小说中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象征主义思潮。象征主义坚持以象征暗示的方法表现内心最高真实，凭借具体物象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西方学界做出了众多阐释。如叶芝认为，与世界沟通需要的是直觉和体悟，一种神秘经验，而象征主义就是表达这种观念^⑤。韦勒克等指出，象征是用甲事物暗示乙事物，“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⑥。米兰·昆德拉则断言，象征是一种暗藏的、隐蔽的秩序^⑦。作为 20 世纪初的现代派作

① 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p. 239.

②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p. 330-331.

③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31.

④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32.

⑤ 马慧：《叶芝戏剧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8 页。

⑥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9 页。

⑦ (法)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 页。

家,乔伊斯和曼氏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在其小说中,他们往往运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来展现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作品的主题寓意,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小说的标题常常被赋予深层象征意义,而大量的意象符号更是暗示着作家旨在表达的主题。许多评论家谈到了两位作家象征手法的相似。如马文·麦格拉纳指出,曼氏在《序曲》(*Prelude*)中对象征和意象的运用,可与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对这两种手法的运用相媲美^①。克莱尔·汉森谈到,“曼氏的创作理念是,抽象的情感和主题应通过具体的意象和象征符号间接暗示出来,而不是直接加以描述……这和乔伊斯的作品有着密切关系。”^②的确,在《死者》和《陌生人》中,为了衬托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和精神危机,强化作品的幻灭主题,象征手法得到了完美演绎。主要涉及标题的象征以及“雪”(snow)、“火”(fire)和“寒意”(chill, cold)等意象符号的象征等。

小说的标题可以借以表达主题、暗示匪夷所思的神秘事物,或者勾勒某种特定的场景和氛围等。戴维·洛奇谈到,给作品选定书名是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书名可以把小说的内容精炼出来,现代小说家心仪带有隐喻、象征意味的书名^③,乔伊斯和曼氏亦然,他们这两个作品的标题均有着象征寓意,暗示着主人公的幻灭。《死者》的标题突出表现了男主角的精神困境并强化了小说的幻灭主题,从而取得了反讽效果。“死者”看似指的是格丽塔的已故恋人迈克尔·福瑞,实际上指涉加布里埃尔。看到妻子依然挂念那个已故恋人,加布里埃尔明白,那个真正的死者已经并将永远横亘在他和妻子之间,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彻底摧毁了他们之间长久以来看似和谐、幸福的婚姻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已消失,他的心已死,他对爱情、婚姻、以及人生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了。借此,乔伊斯通过描绘主人公的感情危机,较具戏剧性地揭示了现代婚姻的悲剧性实质:幸福和谐的婚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人际的不可沟通。

《陌生人》的标题也反讽性地暗示了幻灭主

题。“陌生人”表面上指的是在船上死在珍妮怀里的那个陌生人,实际上暗示着在哈蒙德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意识到妻子对他的感情之淡漠后,她对他来说就像陌生人那样疏远了。由于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介入,他们的关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因而成了陌路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死去的陌生人是哈蒙德。自恃有着绝对话语权的他得知他在妻子心中的地位竟不及一个一面之交的陌生人,哈蒙德彻底幻灭了,自我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孤独、痛苦和绝望。在此,曼氏描绘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危机并展示了人物的精神性死亡,对二元对立的父权制思想进行了批判。

另外,这两个小说中的“雪”“火”和“寒意”等意象符号也具有象征含义,暗示着作品的幻灭主题。《死者》中,乔伊斯运用了“雪”和“寒意”等意象,烘托出男主角知道真相后的痛苦心情,表现了他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及人生产生的幻灭感。注视着熟睡的妻子,加布里埃尔陷入了沉思——对他婚姻生活的反思和未来生活的想象,随即叙述者的一句“房间的空气使他的肩膀感到寒冷”(The air of the room chilled his shoulders)^④把他拉回到了眼前冷冰冰的现实。“chill”一词,显然暗示了加布里埃尔此时的心境,对爱情、婚姻及其男性权威的幻灭,使他的心彻底凉了,他体会到的只有绝望带来的寒冷。小说结尾处则是对雪景的生动描写:“……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花穿过宇宙轻轻飘落,就像他们的最终结局到来一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snow was general all over Ireland … the snow falling faintly through the universe and faintly falling, 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 upon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⑤这里的“雪”意象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雪给人以寒冷之感,暗示了男主角悲凉和绝望的心情,强化了他对爱情、婚姻及人生的幻灭感,引导他走向精神死亡。加布里埃尔觉得这场雪仿佛将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连在了一起,他从自己婚姻的失败看到了世态的炎凉,在他看来,人生是孤独的,人际关系犹如冰冷的雪花一样淡漠、无情,由此,他的情感危机和精神困境投射到

①Marvin Magalaner. *The Fiction of Katherine Mansfield*.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71, p. 37.

②Clare Hanso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In Rhoda B. Nathan, ed.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Mansfiel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216-217.

③(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0页。

④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p. 240.

⑤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p. 241.

了爱尔兰所有人身上,成为西方现代异化社会的真实写照。

《陌生人》里,曼氏通过对“火”“寒意”和“雪”等意象的巧妙处理,展示了主人公从幻想到幻灭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哈蒙德和妻子回到旅馆房间后,“炉子里的火熊熊燃烧着”(the fire blazed)^①,这里的“火”意象显然暗示着哈蒙德此时内心的激情和爱意。当珍妮告诉他船上有个男人在她怀里去世的消息,她凝视着“火苗摇曳着跌落下去”。(… the fire flicker and fall.)^②这里的“火”意象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它既代表了珍妮为那个死者感到悲痛、失落的心情,又暗示了哈蒙德在自己深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这一残酷现实的打击下的绝望感,他从幸福的天堂霎时坠落到了冰冷的地狱,激情消失殆尽。“她的话这么冰冷地、雪花般地撒入了他的胸膛。火变红了,带着一声刺耳的响声跌落下去,房间冷下来,寒意悄然袭上他的双臂。”(her words…so chill…to rain into his breast like snow. The fire had gone red. Now it fell in with a sharp sound and the room was colder.

Cold crept up his arms.)^③妻子对一个陌生男人的关心使哈蒙德的心越来越凉,他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挑战,他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他倍感孤独,意识到两人之间的疏远和冷漠,受伤害的他变得虚弱、不能思想,他对婚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其自我主体性也遭到了消解。

一篇完美的文学作品,其标志之一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协和一致、不可分割,即形式融于内容,内容渗透于形式之中,两者共同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对此,马克思提出,“美学与历史”(某种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生成艺术作品的“诗意”性^④。别林斯基则明确指出:“没有内容的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是不能存在的……形式必定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⑤巴赫金也认为,艺术形式不该是为现成的内容做包装,而应能帮助人们发现和看到特定的内容^⑥。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题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乔伊斯的《死者》和曼斯菲尔德的《陌生人》就是对这一美学标准的完美实践。

On the Disillusionment of Joyce's *The Dead* and Mansfield's *The Stranger*

ZHAO Wen-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As the outstanding modernist writers, James Joyce and Katherine Mansfield present many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themes and artistic styles of their works, typical of which are *The Dead* and *The Stranger*. Both of the two short stories concern the theme of the disillusionment of love, marriage, life, and self discourse authority, imply the characters' spiritual death and sense of loneliness through a portrayal of the process from illusion to disillusion, and convey modern man's pervasive spiritual crisis and alien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w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Besides, the two writers skillfully reveal the character's inner world and the implied thematic meanings of disillusionment by means of diverse modernist artistic techniques, such as epiphany or revelation, modernistic free discourses, and symbolism, thus facilitating the perfect unity of the form and content and presenting the profound craftsmanship of the two key figures in the modernist literature.

Key words: disillusionment; *The Dead*; *The Stranger*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29.

②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31.

③ Katherine Mansfield. *Katherine Mansfield: Selected Stories*. D.M. Davin, ed. Oxford: Oxford UP, 1981, p. 332.

④ 殷学明:《本事迁移理论与艺术再生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 页。

⑤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6,201 页。

⑥ (苏)M.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80 页。